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五十三回 強扭合連枝姊妹花 乍驚飛比翼雌雄鳥

按：齊韻叟挈蘇冠香同至大觀樓上，適值高亞白、姚文君都在尹癡鴛房間裏，大家廝見。高亞白手中正拿了一本薄薄的草訂書籍要看。齊韻叟見其書面簽題，知為小讚所做時文試帖，特來請教於尹癡鴛的。韻叟因問癡鴛道：「近來阿有進境？」癡鴛道：「還算無啥，有點內心。」亞白道：「耐拿個《穢史外編》一淘去教會仔細，勸說有內心，連外心也有哉。」大家笑了。癡鴛忽向韻叟道：「耐昨日勸我個閑話，佩服之至。別人以綺語相戒，纔是隔靴搔癢，耐末對症發藥，賽過心肝五臟一塌括仔撥耐說仔出來。」韻叟道：「我看耐《穢史》倒勿覺著啥綺語，好像一種抑塞磊落之氣，充塞於字裏行間，所以有此一說。」亞白道：「癡鴛文章就來裏綺語浪用個苦功，撥俚鑽出仔頭來。以綺語相戒，此其人可謂不知癡鴛，並不知綺語。」大家又笑了。

這裏說笑，那邊姚文君也說得眉飛色舞，心花怒開。蘇冠香怔怔默聽，僅偶然趁口而已。韻叟聽講的是碰和情事，遂喚文君道：「素蘭來浪碰和呀，耐高興末去哩。」文君道：「俚哋定歸勿是碰和！要碰和，阿有啥勿來喊我個嘎？」韻叟道：「耐碰和阿是好手？」文君嘻著嘴笑。冠香接說道：「俚打個牌凶煞哋，就是個琪官同俚差勿多。倪總歸要輸撥俚。」亞白道：「說俚凶也勿見得哩。」文君道：「倪陸裏會凶嘎！凶個人可惜打差仔個牌。」亞白道：「前日天個牌，我勿曾打差，摸勿起真生活。」文君款地起立，嚷道：「耐說勿曾打差，拿牌來大家看。」說著，轉問癡鴛：「耐副牌哩？」癡鴛慌忙攔道：「好哉，勸看哉，耐總無撥差末哉。」

文君那裏肯依，竟自動手開櫥，搜尋牌盒。癡鴛撒個謊道：「櫥裏陸裏有牌？撥琪官借得去，一徑勿曾還哋。」文君沒法，回身屹立當面，還指天劃地數說亞白手中若干張牌，所差某張，應打某張，一一數說出來，請大家公斷。韻叟、冠香祇是笑，癡鴛聳聳道：「面孔阿要點嘎？勿是相打就是相罵。我末該倒運，剛剛住個對過房間，撥俚供兩家頭哋煞。」亞白也祇是笑。文君冷冷答道：「耐自家阿曉得厭氣？說來說去兩聲閑話，大家纔聽過歇，再有啥新鮮點說說倪聽哩？」幾句倒堵住了癡鴛的嘴，沒得回言。亞白不禁撫掌大笑。韻叟想些別樣閑話搭訕開去，文君亦就放下不提。

消停一會，月出東方，漸漸高至樹杪，大家皆有些倦意，韻叟、冠香始起告行。癡鴛送出房門，亞白、文君順路回房，直送至樓門口而別。韻叟仍攜了冠香的手，緩緩蹓下大觀樓，重過九曲平橋，望那梨花院落中燈光依然大亮，惟逼著外面月色，淡而不紅。

冠香復攬撥韻叟道：「倪去看看俚哋阿是碰和。」韻叟道：「耐啥要緊得來，明朝問素蘭好哉。」冠香不好再強，同出花園，歸於內院，相與就寢無話。

次日辰刻，韻叟起身，外面傳報華老爺來。韻叟徑往花園，請華鐵眉在拜月房櫳相見。韻叟先嘲笑道：「今朝撥我猜著，該應是耐先到。」鐵眉似乎不好意思。韻叟顧令管家快請孫素蘭先生。

須臾，陶玉甫、朱淑人、高亞白、尹癡鴛及李浣芳、周雙玉、姚文君、蘇冠香、孫素蘭四路俱集，華鐵眉一概躬身延接。

孫素蘭輕輕叫聲華老爺，問：「昨日忙，身裏向阿好？」鐵眉道：「無啥，還好。昨日舒齊仔，要想到該搭來張張耐，碰著仔耐大姐，難末勿曾來，就交代俚一打香擲酒帶轉去，阿曾收到？」素蘭道：「謝謝耐，一打陸裏喫得完！分一半送撥仔人哉。」

尹癡鴛背地指向朱淑人，悄悄笑道：「耐看俚哋兩家頭，客氣得來！好像長遠勿看見。」高亞白聽見，也悄悄笑道：「自有多花描畫勿出一副功架，也勿是個客氣。」大家掩口胡盧而笑。

華鐵眉、孫素蘭相離雖遠，知道笑他兩個，趕即緘口。齊韻叟惋惜道：「剛剛有點意思，一笑末呷勿響哉。」大家越發笑出聲來。華鐵眉裝做不知，搭訕道：「癡鴛先生，兩位令翠哩？」尹癡鴛帶笑答道：「勿曾到。」

一語未終，早見陶雲甫挈著覃麗娟、張秀英，朱藹人挈著林翠芬、林素芬來了。大家迎見，更不寒暄。朱藹人袖出一封書信，業經拆開，奉與齊韻叟。韻叟看那封面，係湯嘯庵自杭州寄回給藹人的，信內大略寫著：「黎篆鴻既允親事，特請李鶴汀、于老德為媒。約定二十晚間同乘小火輪船，行一晝夜可以抵滬，一切面議。惟乾宅亦須添請一媒為要」云云。韻叟閱竟放下，問道：「請個啥人哩？」藹人道：「就請仔雲甫。」韻叟道：「我最喜歡做媒人，耐倒勿請我。」陶雲甫道：「耐起先就做過個媒人哉，故歇挨耐勿著。」說得大家皆笑。

獨朱淑人一默，逡巡近案，從側裏偷觀那封信，僅得一言半句，已被其兄藹人收藏。淑人心中忐忑亂跳，臉上卻不露分毫，仍逡巡退歸原座，復瞋過眼去偷觀同雙玉，似覺不甚理會，纔放了些心。

接著管家又報說：「葛二少爺來。」祇見葛仲英挈著吳雪吞並衛霞仙，相偕並至。齊韻叟詫異道：「阿是耐帶仔霞仙一淘來？」葛仲英道：「勿是，就園門口碰著個霞仙。」韻叟自知一時誤會，隨令管家快請馬師爺。尹癡鴛向韻叟道：「耐喜歡做媒人末，俚哋倪子要養快哉，耐為啥勿替俚哋做？」陶雲甫搶說道：「俚哋用勿著媒人，自家勿聲勿響，就房間裏點仔對大蠟燭拜個堂。我倒喫著個喜酒。」大家大笑哄堂。

蘇冠香上前拉著齊韻叟問道：「耐阿曉得，昨日夜頭素蘭先生勿是碰和末，做個啥？」韻叟道：「勿曾問俚。」冠香道：「我倒問過哉，也來沒房間裏點仔對大蠟燭拜個堂呀。」韻叟不勝錯愕。孫素蘭遂將三人結拜姊妹之事，縷述分明。韻叟道：「拜姊妹倒無啥，為啥單是三個人拜嘎？要拜末一淘拜，我來做個盟主。昨日夜頭勿算，今朝先生、小姐纔到齊仔，一淘再拜個姊妹，阿好？」孫素蘭默然，蘇冠香咬著指頭要笑，其餘皆不在意。

韻叟即命小青去喊琪官、瑤官。高亞白向韻叟道：「難末耐個生意到哉，起勁得來！連搭仔做媒人也勸做哉。」韻叟道：「『我有停生意末，耐要做生活哉哋。耐末替我做篇四六序文，就說個拜姊妹話頭。序文之後，開列同盟姓名，各人立一段小傳，詳載年貌籍貫，父母存沒，啥人相好末就是啥人做。蘇冠香同琪官、瑤官三個人，我做末哉。名之曰『海上群芳譜』，公議以為如何？』大家無不遵教。」

韻叟當命小讚準備文房四寶聽用，亞白便打起腹稿來。恰好外邊史天然挈著趙二寶進來，裏邊馬龍池及琪官、瑤官出來，與現在眾人大會於拜月房櫳。眾人爭前訴說如何拜姊妹，如何做小傳，史天然、馬龍池皆道：「故是應得效勞。」於是大家各取筆硯，一揮而就。

不及一點鐘工夫，不但小傳齊全，連高亞白四六序文亦皆脫稿。齊韻叟託尹癡鴛約略過目，再發交小讚謄真。尹癡鴛向眾人道：「倒有點意思，亞白個序文末，生峭古奧，沉博奇麗，勿必說哉。就是小傳也可觀：琪、瑤、素、翠末是合傳體，趙、張兩傳末參互成文，李浣芳傳中以李淑芳作柱，蘇冠香傳中雖不及諸姊而諸姊自見。其餘或紀言，或敘事，或以議論出之，真真五花八門，無美不備。」大家聽了欣然，齊韻叟益覺高興。

其時已交午牌，當值管家調排桌椅。瑤官乘隙暗拉琪官蹓出廊下，問道：「大人教倪一淘拜姊妹，阿要拜嘎？」琪官道：「大人說末生來依俚，就一淘拜拜也無啥要緊。」瑤官道：「價末倪三個人拜個倒勿算？」琪官道：「耐末要纏煞哉！啥勿算嘎？倪三個人為仔要好，拜個姊妹，拜仔也不過要好點。故歇大人教倪拜，要好勸好，倪自家主意，大人勿好管倪個哋。」

瑤官渙然冰釋，領首無言。聽得裏面坐席，兩人原暗地捱身進簾，掩過一邊。不想齊韻叟特命琪官、瑤官一同入席，坐列蘇冠香肩下。琪官、瑤官當著眾人面前，斂手低頭，殊形局促。

酒過三巡，食供兩套，齊韻叟乃向史天然道：「耐該埭到上海，帶仔幾花物事來，無撥一點用場，我要耐一樣好物事，耐定歸勿送撥我。故歇搭耐錢行哉，再客氣仔勿著杠哉，耐阿肯送點撥我？」天然大驚，問：「啥物事嘎？」韻叟呵呵笑道：「我要耐肚

皮裏個物事。耐趙二寶搭倒還有副對子做撥俚，我末連對子纔無撥，阿是欺人太甚？」天然恍然悟道：「我為仔四壁琳瑯，無從著筆。難年伯要我獻丑，也無法子，緩日呈教末哉。」韻叟拱手道謝。

華鐵眉因問錢行之說，天然說：「接著個家信，月底要轉去一埭。」鐵眉道：「倪也要錢行哉晚。」韻叟道：「耐要錢行末，同葛仲英搭仔個姘頭，索性訂期廿七，就來裏該搭，阿是蠻好？」鐵眉道：「再早點也無啥。」韻叟道：「早點無撥空。從明朝到廿四，大家纔有點事體。廿五末高、尹錢行，廿六末陶、朱錢行，耐同仲英祇好廿七個哉。」鐵眉就招呼仲英約定，天然亦拱手道謝。

適小讚將膳真的《海上群芳譜》呈上齊韻叟看了。韻叟遂令管家傳諭，志正堂中安排香案；又令小讚齎這《群芳譜》四座傳觀。葛仲英看是一筆《靈飛經》小楷，妍秀可愛，把小讚打量一眼。高亞白訕笑道：「耐勦看輕仔俚，俚個衙頭叫『讚禮佳兒』，『茂才高弟』。」尹癡鴛叉口道：「耐末喜歡撥人罵兩聲，為啥要帶累我？」小讚在傍「嗤」的失笑，仲英一些不懂。癡鴛分說道：「俚是讚禮個倪子，人纔叫俚『小讚』。時常做點詩文請教我，亞白就同俚打岔，出個對子教俚對，說是『讚禮佳兒』。俚對勿出，亞白就說：『我替耐對仔罷，『茂才高弟』阿是蠻好個絕對？』」仲英朗念一遍，道：「真個對得好！」

小讚接取《群芳譜》，送往別桌上。癡鴛尚向仲英耳邊說道：「耐看俚年紀末輕，壞得野喲！俚個爺問俚：『高老爺個對子為啥勿對？』俚說：『我對個哉，為仔尹老爺一淘來浪，勿曾說。』問俚：『對個啥？』俚說：『對「尚書清客」。』」仲英大笑道：「為啥勿說『狎客』哩？索性罵得爽快點哉晚。」亞白、癡鴛共笑一陣。

席間上到後四道菜，管家準備雞缸杯更換。大家止住，都欲留量，以待晚間暢飲。齊韻叟不復相強，用飯散席。

於是齊韻叟聲言，請眾姊妹團拜，請諸位老爺監盟。眾人一笑遵命，各率相好由拜月房櫳來到志正常。祇見堂前一桁湘簾高高吊起。堂中燭焰雙輝，香煙直上，地下鋪著一片大紅氍毹。眾人散立兩傍，監視行禮。小讚在下唱名，眾姊妹按齒排班，雁行站定，一齊朝上拜了四拜，又轉身對面拜了四拜。禮畢，各照所定輩行，互相稱喚。衛霞仙廿三歲，最長，是為「大阿姐」；李浣芳十二歲，最幼，是為「十四妹」。其餘不能盡記，但呼某姊某妹，繫之以名而已。

齊韻叟歡喜無限。諄囑眾姊妹，此後皆當和睦，毋忘今日之盟。眾姊妹含笑唯唯，跟隨眾人，翫下志正堂來。恰有一匹小小棗騮馬，帶著鞍轡，散放高臺下喫草。姚文君自逞其技，竟跑過去親手帶住，聳身騎上，就這箭道中跑個趟子，眾人四分五落看他跑。

琪官看罷轉身，不見了齊韻叟，四面找尋。見韻叟獨自一個大踱西行，琪官暗地拉了瑤官，撇下眾人，緊步趕上，跟在後面。

韻叟並未覺著，祇顧望拜月房櫳一路上踱去。踱至山坡之下，突然刺斜裏閃過一個人，躡手躡腳鑽入竹樹叢中。韻叟道是朱淑人捕捉纖兒，也躡手躡腳的趕上，要去嚇他作耍。比到跟前，方看清後形，竟是小讚在那裏做手勢，好似向人央求樣子。韻叟止步，揚聲咳嗽。小讚嚇得面如土色，垂手侍側，不則一聲。韻叟問：「再有個啥人？」小讚訥訥答道：「無撥啥人來裏晚。」瑤官在後面，用手指道：「哪，哪！」韻叟不提防，也喫一嚇。琪官急丟個眼色與瑤官，叫他莫說。韻叟卻又盤問瑤官：「說啥？」瑤官不得已，仍用手指了一指。韻叟再回頭望前面時，果然影影綽綽，一個人已穿花度柳而去。

韻叟喝退了小讚，帶著琪官、瑤官抬級登坡。這山坡正當拜月房櫳之背，滿山上種的桂樹，交柯接榦，蓊翳蔥蘢，中間蓋著三間小小船屋，顏曰「眠香塢」。韻叟踱進內艙，據坐胡床，盤問瑤官：「看見個啥人？」瑤官不答，眼望琪官。韻叟即轉問琪官，琪官道：「倪也勿曾看清爽。」韻叟咳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問耐末，再有啥勿好說個閑話？」琪官道：「勿是倪花園裏個人，等俚歇末哉。」

韻叟略想一想，遂置不究，復笑問道：「我來個辰光，大家來浪看跑馬，纔勿覺著。耐兩家頭啥辰光跟得來？」瑤官道：「阿是大人也勿曾覺著？倪是一徑跟來浪。」琪官道：「耐末要緊看仔前頭哉，陸裏曉得倪後底也來裏看耐。」韻叟道：「耐後底阿去看看，常恐再有啥人跟來浪。」瑤官道：「難是無撥啥人個哉。」琪官道：「要末不過冠香。」

瑤官見說，真個出門去看。韻叟亦即起立，笑挽琪官的手，道：「倪到拜月房找去。」舉步將行，忽聞門外瑤官高聲報說：「朱五少爺來。」韻叟詫異得緊，抬頭望外，果然朱淑人獨自一個，翩翩然來。韻叟請其登榻對坐，良久默然。韻叟搭訕問道：「聽說前日捉著一隻『無敵將軍』，阿有價事？」淑人含糊答應，並未接說下去。

又良久，淑人面色微紅，轉眄偷盼，似有欲言不言光景。韻叟摸不著頭腦，顧令琪官喊茶。琪官會意，拉同瑤官退出門外，單剩韻叟、淑人在眠香塢中。

第五十三回終。